

✦精神家园

唯念家乡粽

申云贵

“五月五，是端午。呷粽子，蘸白糖……”这首在家乡流传的童谣，我从小就会哼。而家乡粽子的滋味，也从小就种进我心里，并随着岁月流转愈来愈浓。

一个个粽子，穿着碧绿的衣裳，长着三个尖尖的角，胖胖嘟嘟，像小宝宝一样逗人喜爱。剥开，露出淡黄色的“肉”。“肉”上，点缀着淡红色的饭豆。轻咬一口，软糯香甜。再轻轻咽下，那香，那甜，就沁入五脏六腑。而齿唇间，还留着淡淡的草木清香，久久不散。这就是家乡的粽子，永远那样软糯，永远藏着那独特的草木清香。

家乡的五月，在我眼里，除了蓝，就是绿。蓝是天空，无边的蓝。丝绸一样的白云懒散地点缀着无边的蓝，柔柔的南风一吹，更变幻出不同的无声诗。绿是田里的水稻叶子、山坡上的草木叶子、小河边的蔬菜叶子……柔柔的南风一吹，这些叶子就一起翩翩起舞。

那时，每到端午节，母亲都会包粽子，糯米是自家田里种的，粽叶是别人的山上摘的。包之前，先要把糯米放在草木灰水里浸泡一夜。母亲包粽子的时候，我也不会闲着，要么帮着递粽叶，要么帮着加糯米。母亲却不领情，常常呵斥：“快去外面玩，不要在这里帮倒忙！”粽子熟了，我总是第一个品尝。母亲拿起一个粽子，剥掉粽叶，用筷子插着，在白砂糖里滚两下，递给我。我接过粽子，一口咬掉一个角。直到现在，那甜，那香，还在心里荡漾。

那一年，在桂林。端午节，工地放假，我

站在窗前看风景。街上传来车流声、各种叫卖声，还有浓浓的粽香。桂林的粽子叫粽粑，个头大，没有尖角，像被粽叶包着的馒头，里面有板栗，还有蒸得烂熟的五花肉。我摸了摸口袋，吞了几口口水。远处，伏波山像一位老人，站在江边眺望。下游，象鼻山的鼻子浸在江水里，延续着千年前的吮吸姿态。眼前，漓江悠悠东去，载着游船，也载着浓浓粽香。我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她包的粽子，又吞了几口口水。

“云伢子，呷不呷粽子？”门被推开了，同村的柳嫂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吊粽子——穿着绿衣裳、长着三个尖角的粽子。“我……”有点意外，有点惊喜，我一时不知所措，话也卡在喉咙里。“哈哈，呷吧，呷吧，是你娘让带来的。昨晚我大崽来桂林，你娘硬要他带一吊粽子来，说怕你过端午有粽子呷。”柳嫂把粽子递给我，笑声里饱含羡慕。

在几百公里外的异乡，呷着母亲包的粽子，我感到那是世上最好呷的粽子——三分甜，三分香，三分是温暖。

这些年，在外面呷过很多粽子，有肉粽，有海鲜粽，还有板栗粽、红枣粽、绿豆粽……这些贴上“时尚”和“营养”标签的粽子，确实好呷。不过，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呷几次就腻了，不能在心里停留。唯有家乡的粽子，让人百吃不厌，让我念念不忘。

“细箬轻箬裹，浓香粒粒融。”一定是母亲，把柔柔的南风融入草木灰水，浸进了糯米和饭豆里。这样的粽子，呷过后就再也忘不了，像被一根无形的绳子牵着。



起舞 刘玉松 摄

温暖的掌声

刘传斌

一位同行曾向我诉苦：“一首歌我教了好多遍，可还是有很多学生不会唱，声音又小又不整齐。”老师一味地教，学生被动地唱，不注意与学生进行平等的探讨、感情的交流无疑是这位同行致命的缺陷。因为，音乐课堂不光要传授知识技能，更需要一种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更需要老师在老师富有激情的引导下让学生领略音乐的美。

一次，我在某七年级班级教唱《天路》。我简要介绍歌曲之后，不再播放多媒体，而是走下讲台，漫步学生中间，声情并茂地演唱起这首歌。当第一句歌词“清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看到雄鹰披着那霞光”从我嘴里流淌出来，学生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停止了，他们凝神注视着我。当演唱结束时，教室里竟不约而同地响起热烈的掌声。

一个女生竟然对我说：“老师，你唱歌真好听，为什么不去参加星光大道？”一个男生接着说：“老师，我想唱这首歌，你教我们吧！”

在学生温暖的掌声和话语中，我的眼睛感觉热热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动涌上心头。不敢妄言，我的演唱达到了多高的水平，但我感到，与学生近距离的目光传递、感情交流可能直接打动了他们的心，从而

引发了学生情感上的共鸣。接下来，大部分学生积极参与，大胆展示，很快便能准确地演唱这首歌曲。

罗丹说过：艺术就是感情。而音乐教育作为美育的重要途径，其特质就是情感审美。试想：课堂教学中，老师若只注重课堂结构的完整，而不把学生真正引入到艺术的情境中来，又何谈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呢？

其实，不仅是音乐课，任何学科以及育人的各个方面，老师都应该走到学生中去，与学生平等对话，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要让学生感到你不是高高在上地教育他，而是在真诚地帮助他、关心他。有了这种强大的情感力量，又何愁学生没有学习兴趣呢？

从教30年来，我收获了学生太多温暖的掌声。他们的每一次掌声，都是激励我遵循教育规律、全心投入教学的动力。他们的每一次掌声，都使我强烈意识到与学生真诚沟通、以情育人是多么重要。

（刘传斌，任职于武冈市实验中学）

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 有奖征文 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

“邵阳红”系列优质农产品楹联

简家陇西瓜

萧伟群
圆滚滚，绿油油，邵平之种；
红瓢瓢，甜蜜蜜，简氏之瓜。

邹宗德
成熟走红知内敛；
圆融处世觉心甜。

陈建湘
一片绿莹，圆圆滚滚通都市；
几多红灿，蜜蜜甜甜醉客心。

尹国忠
透心甜，始觉人间滋味好；
入骨爽，犹疑扇底朔风吹。

傅翠兰
简陇青门绿玉房，顿生清露梦；
暑天蜜果红瓢汁，便有雪花痕。

傅家骥
瓜汁流糖，能圆简陇甜甜梦；
红瓢解暑，若饮炎天剪剪风。

龙小英
富贵满园生绿玉；
清凉一夏献丹心。

岳宏伟
甘如蜜，冷如冰，享之消酷暑；
心化丹，肤化碧，赠我涤清魂。

曾驰宇
外著绿袍，能消烟火气；
内燃赤焰，竟作雪沙声。

何新建
丽质永持，择水择肥尤择土；
芳名远播，出乡出省更出洋。

王亮
西子开心心更红，问口感如何，张口声声甜蜜蜜；
瓜农圆梦梦犹绿，看情浓几许，倾情片片爽歪歪。

金满卿
沐帝岭灵光，眩目绿皮凝碧玉；
吸蒸江甘露，沁心甜汁溢沙瓢。

王惠兰
蒸水润滋，垄垄青藤藏碧玉；
沙瓢惬意，浓浓蜜汁沁丹田。

林庚岁
爆汁起沙，凉如冰雪甜如蜜；
人勤瓜熟，笑满田园誉满湘。

李双全
吸帝岭风，具王侯之气质，
形圆个大销南亚；
饮桐江水，得天地之精华，
味爽汁甜树口碑。

赵曦
不攀，不攀，接十分地气；
于思，于思，系千里乡愁。

钱艳芳
夏日炎炎，细蔓牵来千片绿；
清香阵阵，甜心化作一团红。

李桂华
身怀六甲，孕妇裙，弥勒肚，
黑土地中乖宝贝；
名满八方，产销旺，品质优，
简家陇上大财神。

李永湘
防暑降温，入肚顿除烟火气；
生津添爽，抿唇便感雪花声。

周攀科
满腹甘凉消暑气；
一身翠绿抱丹心。

周俊才
简家许下垄中爱；
唇上吻来六月凉。

萧凤菊
周身绿甲呈迷彩；
满腹红瓢胜蜜糖。

马余青
皮绿瓢红，碧蔓青青凝玉露；
汁多味美，丹心脉脉滴琼浆。

罗乐洋
体披绿缎，腹贮红云，天下人夸颜色好；
食似蜜汁，赏如美玉，心中自信品格高。

阳仲国
碧玉清凉行陇上；
红颜甜蜜到心头。

夏亦中
碧玉满畦，迎眸便入清凉境；
丹心一片，入口皆生欢喜心。

（邹宗德 整理）

✦旅人手记

舜皇山的风

舒中民

年轮色泽越深，回家乡的时间越少，倒不仅是杂事拖累。思绪就像绕了一遍又一遍的毛线球，分明紧紧裹住的还是家乡那个中心，却越绕越乱，情愫越发复杂，绕出诸多归与不归的矛盾心理。

这天，我在家乡文联微信群里，看到他们组织舜皇山采风的消息，随兴应卯，问是否接受外地会员报名。本以为那个家乡会员身份已化成蝉蜕，遗落草叶之间，却不料群友诗悠秒回。随后，多个电话追来。我与文友邓君本已到了东安，那里也可上舜皇山。因为诗悠的热情和挚诚，我们又转道百多公里赶到新宁。

舜皇山位于五岭山区越城岭腹地，因舜帝南巡驻蹕而得名。采风途中，我与在深圳办学的唐君相携而行，聊得最多的不是风景。唐君多次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发表作品，出过几本书。在商海沉浮半生，走出良山，又系缆南方，负囊跋涉之间，还深耕一片文学绿野，实属不易。五十岁的人，又在鲁迅文学院创作班读研究生，令人敬佩。唐君观察细致敏锐，人文素养高，一边走一边说起舜皇山的历史典故。那许许多多年代的影像，像石质浮雕一一呈现眼前，丰富、悲壮、刚毅，让我心神跌宕。

不过，我们一行经过崎岖的山路时，却十分平静、顺利。天气晴好，我们嘻嘻哈哈，一路欢歌。时间终究会走向深处，走向久

远，即使在我们仍然传唱的时候，某些记忆的片段早已经模糊。时间放大了想象力，也消弭了想象力。由此，我想从中探索历史深处的断纹，便回头寻找巴君。巴君是评论家，也是“网络利嘴”。我先找了个话题，问他舜皇山这么高，为何不修好路，建些亭台扶栏，既可保证安全，又为旅游增添价值。巴君说，此山灵秀，每一棵花草竹木都算文物……我闻之欣然。念及以往足迹落处，满眼摩登的亭台，还有崭新的仿古建筑，深感认知向度的不同。

此时，这次采风的组织者周君开始在人群中插科打诨。一路，他漫画化自己，把采风聚会变成谐趣俚语讲座。说到情绪高潮处，感觉普通话不够韵味，于是夹杂大量方言土话，听懂的人笑得前俯后仰，不懂的却神色凝重，仿佛观赏一出喜感强烈的哑剧。写散文的邓君大约属于后者。事后，他让我写段百字文给他。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仔细想想，其实我也对那一箩筐文白混杂的笑话不明就里。

采风的重点并不在风景本身，而是跟不同的人相聚分享美食与故事，这才有趣。一次采风活动，处处是这种小花絮，就像路边星星点点的野花，嫣红鲜活，不失逸趣。

离开的时候，回望阳光里的舜皇山，它的峭壁与缓坡都记录着风起云飞，记录着草木荣枯。

（舒中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乡土视野

种菜记

柳格彬

自从去年夏天父亲生病后，他平日辛勤耕种的菜地就逐渐荒废了。

看着往日郁郁葱葱的菜地变得杂草丛生，心里真不是滋味。正好，体检时医生又叮嘱我一定要适当劳动，出出汗，降降脂。于是，我把目光移到菜地上来，何不自己动手种点蔬菜，既可为自家餐桌贡献一点绿色健康食品，又能活动筋骨，锻炼身体。

说干就干，开春后，我就利用课余时间，收拾起了这一亩三分地。

先是拔草，除杂物，平整土地。昔日松软肥沃的菜土，经过炎炎夏日的曝晒，风霜雨雪的摧残，杂草藤蔓的侵蚀，早已变得面目全非。我甩开膀子干起来，奋力锄向龟裂板结的土层。看事容易做事难。没想到松土也是一件很费力的事，不到半小时我竟然汗流浹背了。本想打退堂鼓，但想到一两个月后那片绿油油的生机，又来了干劲，喝口水，继续干。

平整好土地后，我迫不及待地带买来生菜种子，洒了下去，施了底肥，盖土，浇水。之后，阴雨绵绵。心想，这老天多照顾我这种菜的新手啊，连浇水的工夫都替我省了。果然，过了一个星期，当我再去看时，大颗粒泥土的缝隙间，冒出了密密匝匝的生菜芽！这种菜也不难呀，我心里乐开了花。然而，正当我憧憬着实现生菜自由的时候，一场倒春寒突然袭来，一个晚上气温骤降至零摄氏度，还下了场冻雨！第二天早上赶紧去看，刚刚出的苗已经粘到了地面，扶都扶不起！第一场种菜实践以失败告终。

寒流过后，我又跃跃欲试，

准备种莴笋。听闻我的“宏伟计划”后，老种菜的郭爹说，不急，气温暂时还未回升，先等一阵，过了惊蛰再下种不迟。

又过了个把星期，我看菜园里那些老把式们都开工了，于是开始了第二场种菜实验。陈爹关切地告诉我，这次别撒籽，那样生长太慢，干脆到他地里挑些现成的苗子去栽好些。陈爹退休多年，一不打牌二不逛街，一天到晚侍弄着他心爱的菜地，是菜友圈里有名的老把式，听他的准没错。于是，在陈爹的指导下，我先把上次的地再锄松了一下，将底下的土翻出来，打好菜洞，放足底肥。听陈爹说莴笋怕热，刚下苗时最好没太阳，所以我挑了个阴天进行移栽。

随着气温升高，我逐渐加大了施肥、浇水的频次。但是，我发现现在与莴笋争肥争水方面，杂草们似乎总是技高一筹。我俯下身来，轻轻拨开莴笋叶，小心翼翼地将其连根拔出。除草虽然不要多大力气，但也是个细致活，有时也感觉挺遭罪的——在太阳下蹲久了脚发麻，而且汗水流进了眼睛也不能擦，因为两手都沾了泥……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进入四月中旬后，我的莴笋终于迎来了大丰收。自家吃个够不算，还先后送给十多位同事三四十莠大莴笋，收获了无数羡慕的眼神。

（柳格彬，湖南省作协会员）